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昨天，软弱的中国无力保护“北京人”  
今天，强大的中国决心找回“北京人”



# 寻找「北京人」

李鸣生 岳南◎著

华夏出版社

# 寻找“北京人”

李鸣生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http://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http://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 李鸣生简历

李鸣生，四川人，1956年生。1973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巴金文学院院士，解放军出版社科技编辑部主任。

1981年起发表作品。近10年主要从事高科技题材的写作。已出版“李鸣生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远征三万六》）、《飞天梦》、《徐海东》、《天路迢迢》、《挺进太空》、《中国863》、《国家大事》、《寻找“北京人”》、《世纪老人的话》等14部长篇。另有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花太阳》和电视片若干。共计400余万字。曾先后获得10余次全国性大奖。

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从事文学交流活动。有作品在域外出版。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当代》、《北京文学》等单位在北京举办过六次个人作品研讨会。其作品在社会有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

## 李鸣生主要获奖作品目录

《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飞向太空港》：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澳星风险发射》：获中国报告文学奖、第三届全军文艺奖、炎黄杯《当代》文学奖、《当代》大科技杯征文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

《天路迢迢》：获 1995 年度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 863》：获 1999 年度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全军新作一等奖、山西图书特等奖、北京市建国 50 周年荣誉奖。

《分享张鸣岐》：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二等奖

《长征号今夜起飞》（电视剧，合作）：第 12 届“飞天奖”荣誉奖

《祖国不会忘记》（电视专题片，合作）：中央电视台特等奖、全军特等奖

## 李鸣生出版书目

- 《飞向太空港》（刊于《当代》，作家出版社、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
- 《澳星风险发射》（刊于《当代》、《中华文学选刊》，作家出版社出版）
- 《走出地球村》（刊于《当代》、《中华文学选刊》，人民文出版社出版）
- 《远征三万六》（刊于《中国作家》，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李鸣生航天四部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徐海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天路迢迢》（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飞天梦》（华艺出版社出版）
- 《挺进太空》（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 《中国 863》（刊于《北京文学》，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 《国家大事》（刊于《当代》、《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作家出版社出版）
- 《狂饮大时代》（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 《世纪老人的话》——与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 《世纪老人的话》——与“光学之父”王大珩的对话（辽宁教育社出版）
- 《寻找“北京人”》（刊于《中国作家》，华夏出版社、台湾远流文化出版社出版）

## 军旅作家李鸣生:10 年寻找 “北京人”

丁汝慧 银军

1929 年,我国 25 岁的年轻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全球!1936 年,我国现已 92 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贾兰坡又在 11 天内发现了 3 个“北京人”头盖骨,再次震惊世界!周口店从此成为世界古文明的标志。

日本人打进中国,“北京人”安全受到威胁。当“北京人”正要转移至美国“避难”时,1941 年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从此神秘失踪。

一位军旅作家以 10 年艰辛努力,寻访了国内外上百名与“北京人”有关的科学家、老兵、当事人和知情者,写出长达 38 万字的纪实文学力作——《寻找“北京人”》,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

## 为什么要寻找？

1990 年寒冬的一个下午，一位青年军人迎着大雪站在周口店的半山腰上，睿智的目光跃过“周口店遗址”那块说明牌缓缓投向远方。视野中，厚厚的现代尘土覆盖了遗址的四周，被人随意抛弃的脏烂杂物比比皆是，分外刺目，而那滚滚的黑烟从一排排厂房的烟囱直往外冒，正肆无忌惮地污染着原本纯净的天空。渐渐地，青年军人内心深处涌动的民族自豪感在阵阵寒意的包裹中变得沉重起来：莫非这就是 50 万年前老祖宗繁衍生活的地方？难道这就是世界文明的信息宝库？而更令青年军人痛心的是，当年从这里横空出世、震惊世界的“北京人”自半个世纪前失踪后，至今依然杳无音讯，下落不明！

就在这一刻，一个强烈的念头在青年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周口店是怎么被发掘的？“北京人”是怎么失踪的？如今又在哪里？若是写一部书，将其真相告诉未来，留给后人，并以此呼唤海内外炎黄子孙一起来找回失落的“北京人”，岂不是一件大事！

从此，青年军人和他的合作者踏上了长达 10 年的寻找之旅。

这位青年军人，就是而今以“航天四部”——《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远征三万六》和《中国 863》、《国家大事》等 10 余部长篇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掀起一次又一次冲击波的著名军旅作家李鸣生。

作为一个多年关注现实生活的军旅作家，为何对 50 万年前的事情产生兴趣，并要坚持寻找“北京人”呢？近日笔者采访了李鸣生，他说：“第一，‘北京人’是文明的象征，有和没有是大不一样的。过去的作品，只注意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和物的侵略的批判，而忽视了这场战争对古文明和古文化的疯狂践踏。作为军旅作家，我们有责任用历史事实来控诉战争摧残人



类文明的罪行。第二，不管地球如何转动，人类不该忘了自己的过去，因为人类在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进程中，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隐含的信息赋予我们今天人类的意义都是巨大而又魅力无穷的，“北京人”更是如此。若是我们能找到她并再进行深入研究，就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历史中最隐秘的内涵凸现出来，为解开“人类到底从哪里来”之谜提供重要的证据和信息。第三，中国到了应该寻找的时候了。过去，软弱的中国没有能力保护“北京人”；今天，强大起来的中国没有理由不去找回“北京人”。当今世界，中华民族能与世界抗衡的，就是 5000 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像“北京人”这样的文明成果了，所以我们应该懂得珍惜它。因为只有具有高度文明意识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成熟的、有希望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寻找“北京人”如同当年发现“北京人”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何况我们要寻找的，决不仅仅是几个头盖骨，而还有失落的文明、失落的精神，和一个民族失落的尊严。”

那么，10 年来李鸣生是怎么寻找的，又寻找到了什么呢？

## 10 年寻找不寻常

寻找“北京人”的历史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算起，已有整整 58 年；若从上世纪初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来中国之日算起，几乎贯串了一个世纪！要把如此漫长、曲折、复杂的历史搞清楚，弄明白，并展示于世，谈何容易！

首先是对古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史料的打捞、搜集和梳理。李鸣生从小喜欢历史，当兵后又曾就读于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但对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周口店和“北京人”的历史，特别是“北京人”失踪的真实内幕等，却并无多少研究，对一些最隐秘的内情，更是知之甚少。为了充实自己，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李鸣生首先查阅了中外大量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书籍，同时搜集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并将每个历史阶段的线索逐一进行梳理，而后再顺藤摸瓜，由表及里，沿着被岁月埋藏的历史羊肠小道，向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隐秘之门逐步逼近。李鸣生说：“有的资料由于只有国外才有，我和岳南便只有通过书信或者打国际电话的形式向国外有关人士索取；有的资料虽然就在国内，但有时为查找到一份有价值的的第一手资料，也常常要费尽心计，辗转四方，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其次是面对面的采访。要搞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寻找到可靠的线索，光凭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当事人和知情者进行深入的采访。但“北京人”涉及的人和事不仅只有中国，还有日本、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所以李鸣生说，“北京人”的采访，是一次跨越民族、跨越国界、采访对象最多、难度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在国内，李鸣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贾兰坡先生家。每次采访前，李鸣生都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和史料，以便和贾老有对话的基础和认识上的沟通。采访中，李鸣生既作笔记，也作录音，回来后又连夜加班，对着录音机，把贾老的谈话一字一句地

整理、打印出来（对其他人的采访也是如此）。单是贾老先生的录音整理，就达十来万字。对胡承志先生的采访，也十分不易。胡承志是中国古生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北京人”的最后装箱者，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但自“北京人”失踪以后，不管中外任何人士登门造访，他都一概谢绝。李鸣生分析后认为，胡承志是个关键人物，无论如何一定要想法让胡承志开口，不然寻找无从下手。于是，经过多年先后无数次的努力，后来终于用真诚打动了胡承志。1999 年的一个下午，胡先生终于在家中首次接受采访，向李鸣生道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长达 58 年的秘密。而且，李鸣生还从胡承志手中得到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秘密图，这不能不说是李鸣生寻找的一大幸运。

除了对国内众多知情者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李鸣生和他的合作者岳南还对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各国的当事人、知情者、科学家、老特工等进行了采访。采访外国人是一项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这些人在国外，李鸣生不可能都跑到国外去采访，也没有人给他提给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就是这些人来到中国，会面一次也极不容易。有的好不容易约好了，临时又有新的变故。比如，为了采访一位日本人，由于联系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害得他们在一家宾馆白白等了好几个小时，最终连人影也没见着；而为了采访日本当年的一位老特工，李鸣生先后经过了十余次的联系，最后才得以会面。更何况，采访外国人还必须会外语，而李鸣生的外语一直是 ABC 的水平。所以每次采访前，都得请翻译。不光要请英文翻译，还要请日文、法文、德文和加拿大文等翻译。有时请一位不够，还得请两位。比如采访一位日本教授时，便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当翻译。一次，在一家日本饭店采访一位日本教授，中途翻译突然有事走了，李鸣生就只有和那位日本教授用手比划，用笔写，结果交流根本无法进行下去。1999 年，李鸣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极其有限的的时间里，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东京、松山、高松、京都、奈良、大阪等地查找和考证了与“北京人”有关线索

和史料，并就“北京人”问题与日本部分教授、学者、作家和文化人士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一次与日本文学青年的聚会上，李鸣生还宣布说：“谁能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我将悬赏一千万日元！”有人当即向李鸣生表示，愿意无偿帮助寻找线索和提供资料，若是发现新情况，一定及时告之。李鸣生此次东瀛之行，虽仍未寻找到“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却证实了部分史料，并引起不少日本人士的关注。

当多年的采访基本结束后，李鸣生便开始了《寻找“北京人”》的写作。写作的过程，既是一个分析、思考的过程，又是一个寻找、认识、提高的过程。写作进入高潮时，正是1999年北京最热的时期，有时高温高达42度。在那段日子里，李鸣生每晚挥汗如雨，写至深夜，第二天凌晨5点又爬起来写。由于过于劳累和兴奋，有两次写着写着心脏就不行了，急忙服下救心丸，等慢慢缓解下来后，接着又开始写。初稿写完时，共43万字，李鸣生又经过几次修改，最后定稿为38万字。由于此书涉及众多国家和中外上百名人士，加之案情复杂，关系玄妙，谜团甚多，稍有疏漏，就会出错，搞不好还有吃国际官司的可能，所以李鸣生对书中的每段史事、资料和每个人物、地点等，都要认真进行逐一的核对。有时为了查证一个小的史料，就得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那么李鸣生多年来苦苦寻找，究竟都寻找到了些什么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半个多世纪来，由于无数“北京人”的探寻者均为未从“北京人”的装箱人胡承志那儿得到真实情况，因而对“北京人”失踪这一关键环节无从把握，只得靠第二手资料和世间传闻来求证、假设和推理。而李鸣生和他的合作者经过多年寻找的努力，终于使胡承志老先生亲口道出了当年“北京人”如何包装、如何装箱、如何交接、如何转移等前后过程及具体细节，这就为破解“北京人”失踪之迷找到了最真实的源头：

——中外科学界和新闻界半个多世纪来始终盛传着一种说法：胡承志当

年将“北京人”化石交给协和医院的美国人博文之后，博文于第二天又交给了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然后再由公使馆转交给了美海军陆战队。但李鸣生经过多年艰苦的寻找，终于得到了当年日本宪兵队搜查“北京人”的一张秘密图，并在书中第一次向世界作了公布。这张秘图由日本驻北平宪兵队的负责人绘制，图中不仅写有日方对所有怀疑者的真实姓名，而且还明确标有“北京人”最初转移的确切地点，以及日本宪兵队和日本侦探在华期间追查“北京人”的多条线路。李鸣生通过对这张秘图的分析，认定“北京人”化石根本就不曾到过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而是由美国人直接运往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从而揭穿了半个多世纪来流传世界的谎言，为寻找“北京人”及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迷找到了一把可靠的钥匙；

——“北京人”失踪以来，全世界都把怀疑的矛头始终指向日本人和美国人，但李鸣生根据多年的调查分析，通过详尽而周密的推论，首次将怀疑的矛盾指向了号称“法国达尔文”的大科学家德日进。德日进于三十年代曾在中国负责过“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在华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李鸣生的这一观点后来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柯蓬思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这在“北京人”半个多世纪的寻找史上可谓一大突破。

——50 年代初，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古脊椎生物专家华特生对外宣称，他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看见了“北京人”头盖骨，全世界科学界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围绕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中美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在 50 年代展开了一场长达 10 年的大论战。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的前因后果、微妙关系、真实内情，始终无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解释。李鸣生通过中外无数来往信函的认真分析，第一次披露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环节，从而还了历史一个清白；

——70 年代初期，天津市公安局就“北京人”失踪事件曾立案侦查。这个号称“首长交办，绝密案件”的侦查过程，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外界

一直一无所知。为了搞清这一案情的真实背景和最终结果，李鸣生和岳南曾两次亲赴天津，找到了当年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人士，对立案背景及前后真情首次作了详细披露，并认定当年美国军医弗利所谓的将“北京人”存放在天津两个中国友人家中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通过多年的寻找，不仅首次披露了日本老特工中田光男先生在日本和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动机、目的和真相，还首次披露了日方另外一位神秘人物——原日本关东军挪野中将以及挪野中将与另一位日本古人类学家在 1941 年—1945 年间，曾数次染指“北京人”一事的内幕，从而揭开了一个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 没有结果的结果

10 年来，李鸣生以军人赤诚、坚韧和执着，寻访了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以色列、韩国等国内外百余名科学家、学者、教授、记者、当事人和知情者，收集整理出上百万字与“北京人”有关的资料和采访日记。如今，这些资料经考证、分析后，已被李鸣生梳理得有理有据，摆在平时学习研究的案头，诉说着李鸣生 10 年寻找不寻常的故事。这当中除了一名军旅作家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李鸣生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呼唤一种民族精神和文明意识，进而找回失落的老祖宗，找回失落的文明和失落的精神。

1999 年深秋，当多年的寻访基本结束并完成书稿后，李鸣生先是默默地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先生的墓前，向这位为追寻、探究“北京人”而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土地上的科学家默哀致敬，而后又再次来到周口店，站在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和“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的墓前，向两位科学家久久默哀。在秋风萧瑟、枯叶飘零之中，面对身前的荒冢和起伏的群山，李鸣生想起了无数已故的中外科学家们，而在他耳畔久久回荡不绝的，是西方著名学者西拉姆的声音：“一个优秀考古学家的任务是：让干涸的泉源恢复喷涌，让被人遗忘的东西重新被人忆起，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是的，尽管李鸣生 10 年寻找的结果，如今依然是继续寻找，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却得以澄清，这就是：正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才迫使“北京人”向美国转移；又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才打乱了“北京人”的转移计划，导致“北京人”丢失。而美国作为转移“北京人”的具体承担者、组织者和实施者，由于计划不周，措施不当，直接造成“北京人”

丢失。因此，日本和美国对“北京人”的丢失应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同时，令人欣慰的是，近日《中国作家》和华夏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北京人”》，对李鸣生的寻找又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部长达 38 万字的作品中，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穿越百年历史时空，集文、史、哲于一体，写出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从丢失到寻找的全过程。用著名科学家贾兰坡的话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为今天寻找“北京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还会随着这部作品的问世，让更多热爱人类文化事业的人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来。

这，也许正是李鸣生 10 年苦苦寻找的结果。



## 新世纪，我们寻找什么？

# 《寻找“北京人”》

20 世纪初，一批外国科学家到中国发现了周口店。之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中美联手对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 年，年仅 25 岁的中国地质学家裴文中终于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贾兰坡 11 天之内也在周口店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于是世界为之轰动，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然而，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存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并由美国人看管的“北京人”受到严重威胁，经中美协商，决定将“北京人”暂时转运美国保存，等战后再归还中国。可当中国人将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准备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北京人”护送至美国时，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北京人”因此而神秘失踪！

“北京人”的失踪，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激怒了人类！一时间里，全球一片哗然。无论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还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人，抑或是黑皮肤、厚嘴唇的非洲人，无不为之愤愤不平，扼腕叹息。而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精明的日本宪兵队便开始了对“北京人”的紧急搜寻。之后日本天皇又亲自下令，派著名侦探前往中国再次搜寻。其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对“北京人”的下落进行了或公开或秘密的追寻，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全球性的争夺战。其间，有日本人到中国的寻找，也有中国人到日本的寻找；有美国人到日本的寻找，也有日本人到美国的寻找；有中国人到美国的寻找，也有美国人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寻找；有各种线索，纷繁复杂，精彩故事，举不胜举。